

“椿”香

(报告文学)

□刘志中

谷雨春光晓,山川黛色青。
谷雨前,坐落在抱犊寨山脚下的石家庄市鹿泉区谷家峪村笼罩在绵绵细雨中,这个被称为“香椿村”的村民心里也像浇灌了春雨,都喜滋滋起来,能遇上这样贵如油的春雨,正是采摘香椿的最佳时机。因而半夜雨刚住,他们就戴着头灯,来到香椿基地,趁鲜儿忙着把香椿枝头上一簇簇沾水的嫩叶采摘在筐里。那一盏盏闪烁在山岗地里的灯光,仿若天上的星星落地,汇成了游动的银河。

宇盛专业种植合作社经理谷阵林比往日起得更早,借着头灯,他眯着眼前鲜嫩的香椿,摸摸这簇,又摸摸那团,亲昵劲儿如同在抚摸自己的孩子。也难怪,这个几十年如一日,视香椿为生命的“拼命三郎”,想着今天的香椿又能卖上好价钱,心里更像滚开了水花儿。

靠“椿”吃“椿”

谷家峪村,就像被抱犊寨温暖揽在怀里的一朵“睡莲”,吸纳了山上的天地之精华,房前屋后,山间遍野,到处都生长着高低不等、粗细不同的茂盛香椿树。更神奇的是,村中央竟紧挨着长有两棵枝叶相拥、葳蕤葱茏、已有120多年历史的香椿树。或许这是一棵雄树、一棵雌树,经过100多年的恩爱,在地下又孕育出数也数不清的无数根脉延伸到各户,再经冬雪春雨的滋润,疯了般比赛着繁衍出一代代子子孙孙。每到清明节前后,那些枝丫梢梢就滋生出紫红鲜嫩的香椿芽,站在高处看,仿佛是天然的香椿园,随着晨雾清新的空气,村子到处都弥漫着独特的香气。

可过去,由于这个地势较高的半山村引不上水,村民们一直过着“种一葫芦收一瓢,村民吃粮靠运销,鸡屁股里抠零花,钩点香椿添腰包”的清苦日子。村里人住的是石头房,走的是石板路,在村民眼里,仿佛每块石头都刻着个“穷”字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的心眼儿活泛起来,开始把春季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香椿整麻袋装好,用自行车驮着到市内卖,或坐着绿皮火车卖到北京、山西。谷阵林就是在18岁时因家境窘迫,回村跟其他男劳力一样,骑一辆老日二八大杠自行车,每天驮着50多斤香椿到市内大桥东摆地摊,一天下来能挣上60多块钱。

随着政策不断开放,谷阵林又买来一辆三马子,一天两趟到市桥西蔬菜批发市场卖香椿,日收入超过上千元。他还专门到外地跑市场,找收购商到村里收购香椿。有一天,他竟破天荒地收入了3000多元。那天,他高兴地手捻着一张张钞票,随着钞票的翻动,脑子恍惚间突然蹦出两个字:希望!对呀,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。

谷家峪村三面环山,昼夜温差大,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香椿生长,村里村外那些数也数不清的香椿树,每年春天滋生的紫红色椿芽,不仅有光泽,而且浓浓的香味儿直往鼻孔里钻,清朝时还曾作为天然贡品。一些懂香椿的人都夸这里的香椿含油脂多,营养丰富,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那几天,这股冒出来的念头在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打转转,这念头又渐渐如同在心里变成了攥紧的拳头:干!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干,摘掉“穷帽子”!

从此,谷阵林把心思都掏给了香椿。2003年的一天,他在《农民日报》上看到北京农大教授芽苗菜技术的消息,毫不犹豫花费3500多元购买一台摄像机和录像带,又交了3000多元学费,在北京农大学习了一周时间。他边听课边把讲课内容录制下来,回来后在录像机里一遍遍反复观看,越看越坚定了把香椿优势做成产业的决心。

2003年6月,他动员六位股东,投资六万多元,在村里成立了抱犊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——开启了他的香椿事业。

“椿”香四溢

锣鼓好敲戏难唱。成立公司后,谷阵林深知,要把香椿做成产业,并且还得做大做强,踢好头三脚最为关键。

而这头一脚就得先从延长香椿供应期、实现错峰销售突破。为此,他到处找信息,开始探索香椿的储存方式。但因市面上没有成熟的香椿存储技术,他就试着在建起来的一座冷库里放了两吨鲜香椿,一个月后拿出来一看,香椿全都变质打了蔫儿,差不多赔了5万多元。失败面前,他没有气馁。在一次廊坊市召开的国际展销会上,他看到许多参展商展出西红柿蛋汤、食用菌加工系列产品,顿时来了灵感——既然其他农产品能加工成长期保存的系列产品,香椿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呢?事也偏巧,又隔几天,他在山西娘子关旅游时,看到此地把花椒做成了花椒饼对外销售,这让他更下定决心开发香椿深加工产品。回来后,他先用榨汁机把香椿打碎,再掺上黄豆酱、肉沫,做好后先让家里人品尝,直到满意为止。

为推销香椿酱,他和妻子李玲到农贸市场、饭店、超市,无偿赠送,让对方尝尝。可凡收到赠品的商家,都从未见过此类产品,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吃。夫妻俩又再次登门,教授产品的食用方法。谁知,好不容易有了两家饭店做了两次菜肴,却因众口难调,无法再使用这款产品。急得两口子搓手叹气干着急。白天怕人看见,等到晚上夜深人静时,他们偷偷把装好盒的产品,成堆地扔在远处地沟里,共赔本20多万元。

水激石则鸣,人激志则宏。谷阵林偏偏不信邪,反复制作,反复尝试,历经一年的摸索后,终于制作成适合各种人口味儿的香椿酱,一下子打开了销路。紧接着,他又接连试制成香椿面、香椿饼、香椿蛋花汤等系列产品,注册了谷家峪、抱犊寨两个商标,不仅延伸了香椿供应期,还正式迈上产业化、规模化发展之路。

做大“椿”文章

为把香椿产业做大做强,2008年3月21日,谷阵林乘势而上,又吸引5户村民投资50多万元,在全村第一个成立了“石家庄市鹿泉区宇盛种植专业合作社”,进一步拓展香椿销售市场。

但随着市场的拓展,谷阵林越来越感到,因当地香椿大都来自传统香椿树,出芽晚,不宜采摘,很难满足合作社规模化生产。这位脑子里整天围着香椿打转转的朴实农民,又放开胆子来到当时的省农业厅种植技术管理处寻求帮助。处长望着这位戴一副眼镜的小个子,被他真诚和恳切的目光感动,马上通过河北农大找到李恒真教授到村里进行技术指导。



谷阵林在查看香椿长势。 刘志中 摄

“你们村要想打破传统的采摘方式,就得搞矮化密植。这种方法说难也不难,就是在椿枝长到五六年时,在离地三四十公分高度砍掉主杆,让香椿从根部再长出新枝。”在李恒真教授的多次现场指导下,谷阵林逐步掌握多远挖一个坑、一个坑放几株苗,使香椿按照灌木生长的技术,实现了香椿矮化密植,不但降低了采摘难度,而且亩产比传统种植提高30%,采收时间提前10—15天,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
谷阵林是个闲不住的人,刚解决了一个问题,又马不停蹄地实验起大棚香椿种植,以保证香椿像其他蔬菜那样,一年四季都能保鲜供应。地面大棚,下坑大棚,他几乎都试了一遍。可现实很“骨感”,头一年种植的大棚香椿,发芽时间跟露天差不多,而且产量比露天还低。不肯服输的谷阵林没有就此罢手,又买来多本大棚种植书籍,边学边实验。冬天,为保持棚内温度他垒起两个火炉,又在大棚边上的隔棚里放一个小煤炉睡在里面,半夜几次起来观察大棚温度。寒冬腊月,外面的山风吼吼刮得惨人,大棚内,谷阵林裹两层棉被还发抖。老伴不放心,怕他煤气中毒,经常半夜跟他通手机询问有关情况。即便过春节,他只是给大辈儿拜年后,又一头钻进了大棚内。

就这样,他经过8年的不懈探索,大棚香椿于2016年种植成功。从元旦采摘头茬,到采摘完第三茬,每亩地可采摘6000多斤,正好跟露天香椿接上茬。

谷阵林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,总是给自己设计出无人问津的技术山头,而后,不攻则已,攻必拿下!

2019年,谷阵林又大胆地投资48.6万元购买了一套冻干设备,开始试验用鲜香椿进行冻干来保证常年供应。为摸索出准确参数,他晚上在家里客厅搁架的设备前,两眼就跟支着根棍儿一样边看边记,整个晚上不敢合眼儿。笔记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的数字,如同一行行蚂蚁爬在格子间。

第二天一吃过早饭,困乏的他得赶紧用机器化冰的10小时抓紧时间睡觉。一天早上,谷阵林吃着吃着饭,一手拿着干粮,一手拿着筷子,竟呼呼地打起鼾声来。又气又急的妻子把筷子啪地往餐桌上一拍,大声喝道:“你个一条道走到底的一根筋,这是拿自己的命在拼呀!”惊醒的谷阵林,什么也没说,鼻子有点酸,赶紧站起来走到内屋,躺下便进入梦乡。

半年多过去,谷阵林试验出来的冻干香椿仍不是糊就是湿,一炉炉香椿全都成了家里猪狗的饲料。难道投入的48万多元真的要打水漂吗?

谷阵林遇到困难的消息传到乡里,乡主要领导在党政联席会上说:“谷阵林不能倒,他是全乡香椿产业的带头人,他一倒就会影响一大片。”联席会一

结束,乡主管农业的领导,找到村支书谷彦文来到谷阵林家里。谷彦文看着两眼熬得通红的谷阵林,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这几年,谷家峪的乡亲们跟着你鼓捣红油香椿,才感到日子有了奔头。这个时候,你不可能像霜打的茄子先发了蔫呀,唐僧取经还要历经八十一难哩,只要你心中的希望不灭,再深的沟也能爬上来!”支书嗓门虽不高,但这话语却像一股春风掠过谷阵林的心头,暖暖的。谷阵林仿佛感到村里780多个父老乡亲正用热切的眼光在观望着他。

不能打退堂鼓!谷阵林没有放弃,没有服输,又挺起身来,靠着顽强和坚守,用3年的时间,使得试制出来的冻干香椿,从色泽和味道上都达到跟鲜香椿一个标准!他用行动证明: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,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

“椿”香日子甜

如今,宇盛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红油香椿基地3000多亩,年产值可达630多万元,不但使入社的113户社员收入逐年增加,还带动了周边900余户农民靠种植香椿走上致富路,全村香椿种植面积已达5000多亩。当地连续三届举办谷家峪香椿节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采摘。

谷阵林还盖起了1000多平方米明亮的厂房。冻干机和新买来的真空机、烘干机,都安置在厂房车间里实行流水作业。全村大部分农户都搬进了村东的新房里。沿路,还开办起8家农家院,建立了文化工作室,整个村子走上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产业之路。

党支部还在村口建起了一座又圆又大的展厅,让宇盛种植专业合作社无偿展示香椿系列产品。2021年,谷家峪村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。以谷家峪为标志的鹿泉香椿不但通过了中国地理标志认证,还成为全国十大香椿基地之一。谷阵林被河北职称办评定为中级农艺师,被河北省农广校认定为香椿专家,荣获河北省科普惠农优秀奖,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椿网络达人。

在采访谷阵林返程时,他陪我走在旧村的石板路上,如同在往日时光的隧道里穿越。他说:“回想几十年走过的路,确实步步都充满着挑战,但我不后悔,因为村民靠种植香椿都鼓起了腰包,谷家峪的红油香椿成了闻名全国的品牌。”说这话时,我侧身看见他眼角里噙着泪花儿,脑子里倏然闪现出艾青那首诗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!”

在那两棵百年椿树前,我与谷阵林握手告辞。当我走出两步再回头看时,橘红色的余晖正从百年椿树的枝丫缝隙里洒下来,也把正在挥手的谷阵林染满了光晕。

随笔

柳林的荷花,惊艳了内丘的夏天。
柳林是村,也是镇,地处丘陵,远离县城,小时候我常来这里赶庙会。村南河滩上,柳树成林,拴着很多牛马。讨价还价,牛中介的手在袖口里来回比画。河常年有水,哗啦、哗啦地流。

但荷花,却是多年没有。不知怎的,今年突然冒出来,在各大网络平台疯长,惹得人心痒痒的,也想去看看。

荷在低处,高高的堤坝下,满河道都是。桥上汽车来来往往,桥下蒲草围成一个菱形的圆。蒲草间的荷叶荷花,高高低低,像一条静泊荒野的船。外围是起伏的农田,远处是连绵的太行山。桥头的鸡汁面馆前,一个男人双手正在抻面。

下到坝底看荷花,浅草茵茵,水波荡漾,荷花在水一方,调皮地和我们捉迷藏。先是在蒲草根部看到几片平铺的荷叶,面上浮着几颗圆润的水珠,如漱玉浮壁,又如尘封的冻泪。往前走,蒲草稀疏,已有几朵荷花闪烁前来,犹抱琵琶。急慌慌的,我站在一个土疙瘩上,踮起脚来,大片的荷花就出现在眼前。

荷叶出水很高,袅袅婷婷,在风中摇摆。你挨着我,我贴着你,密集得似乎透不进一丝风去。斜撑,翻卷,歪头,任何一种手势,都是美的,都那么意味深长。荷花全然粉色,花瓣舒展大方,只在瓣尖晕染点点深红。再用嫩黄的花蕊一衬,荷花就像半透明的瓷器,有了东方的美感。一阵风来,荷花曼妙起舞,如闲云出岫,梨花春风,直教人看醉了眉眼。

佩服荷花,顶着烈日,高温,从容不迫地开,真是季节的勇士。开得这么热烈,但美得又那么安静。《群芳谱》中说荷,凡物先华而后实,独此花实齐生。世界万物遵循先开花后结果的规律,唯独荷是花果并存,带有一种神圣超然的意蕴。荷有禅意,我们应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世界。

我在岸边看荷,荷在水中望我。一场邂逅,可否写成一段旖旎的传说。我羡慕它的坚定,从不漂泊游荡,深扎淤泥之中,永远挺立着,清香满溢。我喜欢它的清白,出泥不染,兀自清欢,胸怀磊落,人品高洁。我亦赞叹它的高尚,不只为自己活,也为鸟儿,为土地,为风雨,为日月。风来了,荷在风里吟诗;雨来了,荷在雨里填词。无风无雨时,它静静站在那里做着深呼吸。

荷花生在柳林,藏于堤坝,若不刻意来看,很容易忽略而过。用“偏远”二字形容再恰当不过。但我偏就执着这份偏远,在这里赏荷,能体会到那种安静、清凉、完整的内心,以及与自己和睦相处的美好感觉。地偏心自远,人和自然一样,都需要保留一些偏僻的地方。

丰子恺一幅画,屋子前,三个人坐在方桌前喝茶。画上题字“小桌闲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”。再看,一树梅花正开在桌前空着的那一方。我们不妨,从此也给荷花留一处位置,看任何事物,都能看到荷花的影子。把墙角的构树当荷,把茁壮的秧苗当荷,把枯树上的白雪当荷,也把云朵、夕阳、月亮、星星当荷来赏。

毛姆说,一个人能细观落叶,静赏鲜花,于细微处体味万物,生活便奈何她不得。我和柳林的荷花志趣相投,不会相忘于江湖。

繁星

写给秋的信

□崔军峰

绿叶收到了秋的信
悄悄涂抹黄色的妆容
告别盛夏繁梦
在凉风的陪伴下,拥抱秋光

树荫里,蝉鸣越来越矮
落日熔金时
光阴踮脚走进了田埂
金色的诗行越写越长
稻穗垂首,沉向甸
玉米吐须,黄灿灿
红薯拱出土地
探出憨厚的脸庞,红扑扑

我拭去额头的汗珠
感谢盛夏的磨炼
用双手捧起丰收
致敬——秋

又是一年麦收时,阳光炙烤着大地,麦浪在风中翻滚。我站在村岭头的田埂上,望着这片金黄的麦田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。麦收,这个曾经让我脱层皮的农事活儿,却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提起麦收,那么自然会想到影视剧中展现的北方平原那般开阔平坦,收割机轰鸣着马力全开,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便能迅速收割完毕。然而,我的家乡被群山环抱,层层叠叠的梯田顺着山坡蔓延而上。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,现代化的联合收割机根本无法施展身手,于是,收割的重任依然沿用延续数千年的古老方式——人工收割。

天还未亮,我便简单洗漱完毕,而后戴着草帽,携着镰刀、竹筐等工具,随着父亲一同走向那片亟待收割的麦田。这时,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清香,这香气和着泥土的芬芳,沁人心脾,令人神清气爽。然而,我心里也清楚,接下来的十天半月,等着我的将会是一场极为艰苦的考验。

麦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,村庄里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都忙着“开镰”。刹那间,“唰唰”的割麦声此起彼伏,响成一片。麦田里呈现出一派争先恐后、你追我赶、激烈的竞赛场景……

心路

我和父亲一样,弯下腰,左手抓住一把麦子,右手挥起镰刀,用力一割,麦秆应声而断。我熟练地将割下的麦子捆成捆儿,顾不上休息,又开始忙着将麦子搬运到村庄的打麦场。打麦场里,石碾在麦秆上来回滚动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我用力地推动着石碾,感受着麦粒从麦穗上脱落的喜悦。经过一番努力,收割的麦子终于被打好了。

前两天,我还觉得挺新鲜,但到了第三天,手臂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上午,我还浑身是劲,镰刀在麦浪中翻飞,动作又快又稳。可随着时间接近中午,那碗早餐吃的稀粥早已消化殆尽,饥饿感像潮水般一波波袭来。晌午,太阳越升越高,阳光直射在身上,仿佛要把我烤焦。汗水不停地从额头滚落,流进眼睛里,“辣”得我睁不开眼。但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,因为我知道,麦收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,必须争分夺秒。中午时分,毒日头高悬在头顶,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挡地炙烤着大地,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,让人喘

收麦

□任开旺

不过气来。更糟的是,翻滚的热浪裹挟着麦芒的刺痒,让我浑身燥热难耐,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,浸湿了粗布衣衫。疲惫如同附骨之疽,一点点侵蚀着我的四肢,手中的镰刀也渐渐慢了下来。我顿感手臂酸痛,腰也开始难直起来。麦穗上的尖刺不时地扎进我的皮肤,让我疼痛不已。我看了看父亲,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水,但眼神却坚定而有力。

“麦收是个体力活,要有耐心。”父亲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仿佛一股清泉流淌进我的心田。我咬紧牙关,继续挥舞着镰刀,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。

这天中午时分,我们终于又收割完了一片麦地。我累得几乎站不稳,父亲也汗流浃背。我们寻找一席背阴的田埂坐下,吃着母亲送来的饭菜,这饭菜虽然简单,但因劳累和饥饿,却感觉异常美味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。

午后,阳光更加毒辣,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收割。到了傍晚太阳仍高

挂在天上,阳光依旧炙热,我的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麦田里。我感到口干舌燥,喉咙仿佛要冒烟一般。但我知道,我不能停下来,因为麦收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“正面战”。在父亲的指导、督促、鼓励中,我的收割技巧逐渐精进,适应感也逐渐提高。

傍晚时分,当最后一缕阳光洒在田垄上时,我们终于又完成了一天的收割工作。我累得几乎瘫倒在地,但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。我知道,这片金黄的麦田是父亲母亲辛勤劳动的成果,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胜利果实。

夜晚躺在床上,回忆麦收的艰辛,我忽然想到了唐代诗人罗隐和李绅的诗句: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”,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割麦的经历,让我更加明白了古人诗句里的含义,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与不易。

麦收让我脱了一层皮,但也让我收获了坚韧和毅力。



作者:杨建民 杨若磊